

花月痕

#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

主 编 寒 天

---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 
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

---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.25 印张 968 .76 万字  
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数:1 - 1000 册

---

ISBN 7 - 204 - 05471 - 7

定价:1352 .00 元

## 内 容 简 介

作者魏秀仁(1818—1873),字伯肫,一字子安,又字子敦,号眠鹤主人,眠鹤道人,又号咄咄道人,不悔道人。福建侯官(今福州市)人。自幼随父研习经史,道光丙午(1846)中科举人,后屡试不第。曾任省府要职,后又执教,同治元年(1862)返乡,仍从事教学和著述,终在贫病潦倒中死去。其著作除《花月痕》外,尚有《石经考》、《陔南山馆诗话》等。

《花月痕》系近代长篇小说。又题《花月痕全书》、《花月姻缘》、《花月痕全传》。共52回。叙写韦痴珠、刘秋痕与韩荷生、杜采秋两对才子、妓女穷达升沉迥然不同的经历。韦痴珠风流文雅而怀才不遇,终身潦倒,困顿而死,刘秋痕也以身殉情;韩荷生伟才硕学,得到达官贵人赏识而飞黄腾达,立功封侯,其所狎妓女采秋亦从归而封一品夫人。在鲜明的对比中,寄寓了作者怀才不遇之感和对功名利禄的渴望与追求。作品为我国第一部以妓女为主要人物的长篇小说,内容上虽属“狭邪”,但在艺术上善于通过人物的行动和神态变化揭示人物的心理;语言流畅优美,极富表现力。近代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称“最初写小说是走的《花月痕》的路子”。

# 目 录

## 花月痕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回 | 蚍蜉撼树学究高谈<br>花月留痕稗官献技 ..... | ( 3 ) |
| 第二回 | 花神庙孤坟同洒泪<br>芦沟桥分道各扬镳 ..... | ( 7 ) |
| 第三回 | 忆旧人倦访长安花<br>开钱筵招游荔香院 ..... | (13)  |
| 第四回 | 短衣匹马岁暮从军<br>火树银花元宵奏凯 ..... | (22)  |
| 第五回 | 华严庵老衲解神签<br>草凉驿归程惊客梦 ..... | (29)  |
| 第六回 | 胜地名流禊修上巳<br>金樽檀板曲奏长生 ..... | (36)  |
| 第七回 | 翻花案刘梧仙及第<br>见芳谱杜采秋束装 ..... | (44)  |
| 第八回 | 吕仙阁韩荷生遇艳<br>并州城韦痴珠养疴 ..... | (53)  |
| 第九回 | 矧礶水阁太史解围<br>邂逅寓斋校书感遇 ..... | (60) 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回   | 两番访美疑信相参<br>一见倾心笑言如旧 ..... | (67)  |
| 第十一回  | 接家书旅人重卧病<br>改诗句幕府初定情 ..... | (75)  |
| 第十二回  | 宴水榭原土规构衅<br>砸烟灯钱同秀争风 ..... | (83)  |
| 第十三回  | 中奸计凌晨轻寄柬<br>断情根午夜独吟诗 ..... | (91)  |
| 第十四回  | 意绵绵两阕花魂词<br>情脉脉一出红梨记 ..... | (98)  |
| 第十五回  | 诗绣锦囊重圆春镜<br>人来菜市独访秋痕 ..... | (110) |
| 第十六回  | 定香榭两美侍华筵<br>梦游仙七言联雅句 ..... | (120) |
| 第十七回  | 仪凤翱翔豪情露爽<br>睡鸳颠倒绮语风生 ..... | (130) |
| 第十八回  | 冷雨秋深病怜并枕<br>凉风天末缘证断钗 ..... | (140) |
| 第十九回  | 送远行赋诵哀江南<br>忆旧梦歌成秋子夜 ..... | (150) |
| 第二十回  | 陌上相逢拏帷一笑<br>溪头联步邀月同归 ..... | (159) |
| 第二十一回 | 宴仲秋觞开彤云阁<br>销良夜笛弄芙蓉洲 ..... | (170) |
| 第二十二回 | 秋华堂仙眷庆生辰<br>采石矶将军施巧计 ..... | (183)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三回 | 帘卷西风一诗夜课<br>云横秦岭千里书来 ..... | (194) |
| 第二十四回 | 三生冤孽情海生波<br>九死痴魂寒宵割臂 ..... | (205) |
| 第二十五回 | 影中影快谈红楼梦<br>恨里恨高咏绮怀诗 ..... | (213) |

# 第一回 蚍蜉撼树学究高谈 花月留痕稗官献技

情之所鍾，端在我輩。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，性也；情字不足以盡之。然自古忠孝節義，有漠然寡情之人乎？自習俗澆薄，用情不能專一，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之間，且相率而為偽，何況其他！乾坤清氣間留一二情種，上既不能策名于朝，下又不獲食力于家，徒抱一往情深之致，奔走天涯。所聞之事，皆非其心所愿聞，而又不能不聞；所見之人，皆非其心所愿見，而又不能不見，惡乎用其情！

請問看官：渠是情種，嗟然墜地時便帶有此一點情根，如今要向何處發泄呢？吟風嘯月，好景難常；玩水游山，勞人易倦。萬不得已而寄其情于名花，萬不得已而寄其情于時鳥。窗明几淨，得一適情之物而情注之；酒闌燈灺，見一多情之人而情更注之。

這段話從那里說起？

因為敝鄉有一學究先生，姓虞，號耕心，听小子這般說，便稽然道：“人生有情，當用于正。陶靖節《閑情》一賦，尚貽物議；若舞衫歌扇，轉瞬皆非，紅粉青樓，當場即幻，還進什么情呢！我們原不必做理學，但生今之世，做今之人，讀書是為着科名，謀生是為着妻子。你看那一班潦倒名士，有些子聰明，偏做出怪怪奇奇的事，動人耳根；又做出落落拓拓的樣，搭他架子。更有那放蕩不羈，傲睨一切，偏低首下心，作兒女子態，留戀勾欄中人，——你想，他們有幾個梁夫人能識蘄王？有几

个关盼盼能殉尚书？大约此等行乐去处，只好逢场作戏，如浮云在空，今日到这里，明日到那里，说说笑笑，都无妨碍，只要不要拖泥带水，纠缠不清才好呢。你说什么情种，又是什么情根，我便情田也要踏破，何从留点根，留点种呢！”

小子笑道：“先生自知甚明，教人也还踏实，只是将‘情’字径行抹煞！试想：枯木逢春，萌芽便发；生公说法，顽石点头。无论是何等样人，比木石自然不同，如何把人当个登场傀儡？古人力辨‘情’、‘淫’二字，如泾渭分明，先生将情田踏破，情种情根一齐除个干净，先生要行什么乐呢？小子不敢说，求先生指教罢！”

学究勃然怒道：“你讲什么话！先王‘人情以为田’，这‘情’字你竟认作男女私情看么？”小子“嗤”的一笑，道：“先生，你怎的不记得上文有‘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’一句呢！大抵人之良心，其发见最真者，莫如男女分上。故《大学》言诚意，必例之于‘好好色’；《孟子》言舜之孝，必验之于‘慕少艾’。小子南边人，南边有个乐部，生用真男，旦用真女，燃椽烛，铺红氍毹，演唱《醒妓》、《偷诗》等剧，神情意态，比寻常空中摹拟，强有十倍。今人一生，将真面目藏过，拿一副面具套上，外则当场酬酢，内则迓室周旋，即使分若君臣，恩若父子，亲若兄弟，爱若夫妇，谊若朋友，亦只是此一副面具，再无第二副更换。人心如此，世道如此，可惧可忧，读书人做秀才时，三分中却有一分真面目，自登甲科，入仕版，蛇神牛鬼，麀至沓来。”

看官听着：小子说过“今人只是一副面具”，如何又说出许多面目来？须知喜怒威福，十万副面具只是一副铜面具也。然则生今之世，做今之人，真面目如何行得去呢！

你看真面目者，其身历坎坷，不一而足。即如先生所说那

一班放荡不羁之士，渠起先何曾不自检束，读书想为传人，做官想为名宦？奈心方不圆，肠直不曲，眼高不低，作此文章不中有司绳尺，言语直触当事逆鳞。又耕无百亩之田，隐无一椽之宅，俯仰求人，浮沈终老，横遭白眼，坐困青毡。不想寻常歌妓中，转有窥其风格倾慕之者，怜其沦落系恋之者，一夕之盟，终身不改。幸而为比翼之鹣，诏于朝，荣于室，盘根错节，脍炙人口；不幸而为分飞之燕，受谗谤，遭挫折，生离死别，咫尺天涯，赍恨千秋，黄泉相见。三生冤债，虽授首于 稟 街；一段痴情，早销魂于蓬颗。金焦山下，空传瘞鹤之铭；鹦鹉洲边，谁访玉箫之墓！见者酸鼻，闻者拊心，愚俗无知，转成笑柄。先生，你道小子此一派鬼话，是凭空杜撰的么！

小子寻亲不遇，流落临汾县姑射山中，以樵苏种菜为业，五年前，春冻初融，小子锄地，忽地陷一穴，穴中有一铁匣，内藏书数本。其书名《花月痕》，不著作者姓氏，亦不详年代。小子披览一过，将俟此中人传之。其年夏五，旱魃为虐，赤地千里，小子奉母避灾太原，苦无生计，忽悟天授此书，接济小子衣食。因手抄一遍，日携往茶坊，敲起鼓板，赚钱百文，负米以归，供老母一饱。

书中之是非真假，小子亦不知道。但每日间听小子说书的人，也有笑的，也有哭的，也有叹息的，都说道：“书中韦痴珠、刘秋痕，有真性情；韩荷生、杜采秋、李谖如、李夫人，有真意气。即劣如秃僮，傻如跛婢，戇如屠户，懒如酒徒，淫如碧桃，狠如肇受，亦各有真面目，跃跃纸上。”可见人心不死，臧获亦剥果之可珍；直道在民，屠沽本英雄之小隐。至如老魅焚身，鸡栖同烬；么魔荡影，兔脱遭擒；鼯鼠善缘，终有技穷之日；猢猻作剧，徒增形秽这羞，又可见天道循环，无往不复。冤有

头，债有主，愿大众莫结恶缘；生之日，死之年，即顾影亦渐清夜。

小子尝题其卷首云：

有是必有非，是真还是假。

谁知一片心，质之开卷者！

今日天气晴明，诸君闲暇无事，何不往柳巷口一味凉茶肆，听小子讲《花月痕》去也。

其缘起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 花神庙孤坟同洒泪 芦沟桥分道各扬镳

京师繁华靡丽，甲于天下。独城之东南有一锦秋墩，上有亭，名陶然亭，百年前水部郎江藻所建。四围远眺，数十里城池村落，尽在目前，别有潇洒出尘之致。亭左近花神庙，编竹为墙，亦有小亭。亭外孤坟三尺，春时葬花于此，或传某校书埋玉之所。那年春闱榜后，朝议举行鸿词科，因此各道公车，迟留观望，不尽出都。

此书上回所表韦痴珠，系东越人，自十九岁领乡荐后，游历大江南北，西登太华，东上泰山。祖士稚气概激昂，桓子野性情凄恻，痴珠兼而有之。文章憎命，对策既摈于主司，上书复伤乎执政。此番召试词科，因偕窗友万庶常，同寓圆通观中，托词病暑，礼俗士概屏不见。左图右史，朝夕自娱。

光阴易度，忽忽秋深，乡思羁愁，百无聊赖。忽想起陶然亭地高境旷，可以排拓胸襟，也不招庶常同往，只带随身小童，名唤秃头，雇车出城，一径往锦秋墩来。遥望残柳垂丝，寒芦飘絮，一路倒也爽然。

不一会，到了墩前，见有五六辆高鞍车，歇在庙门左右。秃头已经下车，取过脚踏，痴珠便慢慢下车来，步行上墩。

刚到花神庙门口，迎面走出一群人，当头一个美少年，服饰甚都，面若冠玉，唇若涂朱，目光眉彩，奕奕动人。看他年纪，不过二十余岁。随后两人，都有三十许，也自举止娴雅。前后四个相公跟着，说说笑笑。又有一个小僮，捧着拜匣。痴

珠偕秃头闪过一边，举目瞧那少年，那位少年也将痴珠望了一望，向前去了。

痴珠直等那一群人都出了门，然后缓步进得门来。白云锁径，黄叶堆阶，便由曲栏走上。见殿壁左厢，墨沈淋漓，一笔苏字草书，写了一首七律。便念道：

“云阴瑟瑟傍高城，闲叩禅扉信步行。  
水近万芦吹絮乱，天空一雁比人轻。  
疏钟响似惊霜早，晚市尘多匝地生。  
寂寞独怜荒冢在，埋香埋玉总多情！”

痴珠看了一遍，讶道：“这首诗高华清爽，必是起先出门那位少年题的。”再看落款，是“富川荷生”，也不知其姓名。正自呆想，只见一个沙弥从殿后走出来。

痴珠因向前相见，随问他：“可认得题诗这人？”沙弥道：“这位老爷姓韩，时常来咱们这里逛，陶然亭上也有他题的诗却不知道官名住宅。”痴珠道：“这言诗好得很，是个才子之笔。你对汝师父讲，千万护惜着，别涂抹了。”沙弥答应了，便随痴珠迤迤上陶然亭来。满壁琳琅，痴珠因欲读荷生的诗，且先看款。忽见左壁七律一首，款书“春日招芝香、绮云、竹仙、稚霞诸郎，修楔于此。”后面书“荷生醉笔”四字，不禁大笑，便朗吟道：

“旧时烟草旧时楼，又向江亭快褰游。  
尘海琴樽销块垒，春城莺燕许勾留。  
桃花如雪牵归马，湘水连天泛白鸥。  
独上锦秋墩上望，萧萧暮雨不胜愁！”

痴珠想道：“此人清狂拔俗，潇洒不羁，亦可概见。惜相逢不相识，负此一段文字缘了！”沉吟良久，向沙弥要了笔砚。填《台城路》词一阕云：

萧萧落叶西风起，几片断云残柳。草没横塘，苔封古刹，才记旧游携手。不堪回首。想倚马催诗，听莺载酒。转眼凄凉，虚堂独步迟徊久！

何人高吟祠畔，吊新碑如玉，孤坟如斗？三尺桐棺，一杯麦饭，料得芳心不朽。离怀各有。尽泪堕春前，魂销秋后。感慨悲歌，问花神知否？

自吟一遍，复书款云：“东越痴珠，秋日游锦秋墩，读富川荷生陶然亭花神庙诗，枵触闲情，倚声和之。”写完，便掷笔笑向沙弥道：“韩老爷再来，汝当以我此词质之，休要忘了。”沙弥亦含笑答应，递上茶来。

痴珠兀自踱来踱去，瞧东瞧西。秃头道：“老爷，你看天要下雨，我们回去，路远着哩。”痴珠仰首一看，东北上黑云布满，遂无心久留，急忙下墩，上车而去。这且按下。

却说荷生，这日自锦秋墩进城，已有三下多钟。一路萧萧疏疏，落起细雨来。同行一为谢小林侍御，一为郑仲池太史，侍御因招荷生携四旦小饮顾曲山房。正上灯赌酒，只见青萍回道：“老苍头来接老爷回去，说‘明经略军营摺弁，送来经略书信，并聘金三百两，现在寓处，候老爷呈缴，且有话面回。’”荷生迟疑道：“明节相去岁挂印时，原欲邀我入幕，我彼时因春闱在迩，婉辞谢去。今有书来，想必还为这事，但教我怎样处呢？”侍御道：“现在词科既阻于时艰，归路又梗于烽火，何不乘此机会出都，未为不可。”一面催跟班上菜。荷生立起身道：

“菜已有了。二君偕诸郎多饮数杯，小弟且告辞回去一看。”侍御也不强留，吩咐提灯，送出大门，看过上车，方才进去。

看官听着：这明经略名禄，本是国家勋戚，累世簪缨，年方四十五岁。弓马娴熟，韬略精通，而且下士礼贤，毫无骄奢气习。五年前与韩荷生的老师、三边总制汪鸿猷先生一同出使西域。汪总制屡屡言及，生平得意门生惟有荷生一人，文章词赋，虽不过人，而气宇宏深，才识高远，曾在秦王幕府佐治军书，意欲招之幕中，又恐其不受羁束。彼时明经略已存在心中。后来倭寇勾结西域回部作乱，四方刀兵蠢动，民不聊生，汪公奉命防海，明公奉命经略西陲。临别时，经略向汪公求荐人才，汪公又把荷生说起，经略立时欲聘同行。荷生因要应鸿词科，不肯同往，经略心颇怅怅。不料回部日更猖獗，经略驻兵太原，一面防边，一面调度河南军务，接济两湖、两江、两广各道粮饷，控制西南，出入钱谷，日以亿万计。羽书旁午，所有随带文武及留营差使各官，虽各有所长，却无主持全局器量，因想起荷生是汪公赏鉴的，必定不差。近知词科停止，因致书劝驾。

荷生自旧腊入都，迄今已九阅月，润笔之绢，谀墓之金，到手随尽；正苦囊空，得此机缘，亦自愿意，遂定于九月十二日出都。

荷生此行，是明经略敦请去的，自然有许多大老官及同年故旧送赆敬、张祖席，自彰义门至芦沟桥，车马络绎。那荷生仍是疏疏落落的，带了老苍头贾忠，小童薛青萍，并新收长随索安、翁慎，一路酬应，到得芦沟桥，已是未末申初时候。

刚至旅店，适值门口拥挤不开，将车停住。只见对面店中一小僮服侍一人上车，衣服虽不十分华美，而英爽之气见于眉

宇，且面熟得很，一时却想不起那里见过。正在凝思，谢侍御及一班同乡京官，还有春庆部、联喜部相公们，一齐迎出，便急忙跳下车来。是晚即在行馆畅饮通宵。

次日起身，午后长新店打尖。到得房中，见新涂粉壁上有诗一首，款书“九月十二日，韦痴珠出都，计自丙申，宿此十度矣。感怀得句，不计工拙也。”想道：“这韦痴珠不就是十年前上那《平倭十策》这人么？”因朗诵道：

“残秋倏欲尽，客子苦行役，行行岂得已，万感在心曲！浮云终日闲，倦鸟不得宿。蓊门烟树多，芦沟水流浊。回首望西山，苍苍耐寒绿。”

看毕，叹了一口气，想道：“此诗飘飘欲仙，然抑郁之意，见于言表。才人不遇，千古如斯！”因触起昨日所见的人，“不知是否此君？看他意绪虽甚无聊，气概却还兀。我这回出都，好像比他强多，其实沦落天涯，依人作计，正复同病相怜也！”

兀坐半晌，只见索安回道：“护送营弁请老爷今日尖后换轿。”荷生想了一回，说道：“坐轿甚好，昨天误了半站，今日着他们多备两班夫，赶上正站，汝们迟到都不妨呢。”

看官，你道荷生要赶正站，是何意思？他记起芦沟桥上车那人，是在花神庙门口注意瞧他的，此刻因人想诗，因诗想人，恨不一下问明。岂知痴珠在都日久，资斧告罄，生平又介介不肯亏人；此番出都，因陕西是旧游之地，且与两川田节度公子有同游草堂之约，决计由晋入秦，由秦入蜀。把箱篋书籍，概托万庶常收管，自与秃头带一付铺盖，一领皮袍，自京到陕二十六站，与车夫约定，兼程前进。你道荷生大队人马，那里赶得上他？

正是：

大海飘萍，离合无定。

万里比邻，两心相印。

到底荷生、痴珠踪迹若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回 忆旧人倦访长安花 开饯筵招游荔香院

话说痴珠单车趲行,不日已抵潼关。习凿齿再到襄阳,荀子训重来灞水,一路流连风景,追溯年华,忽然而喜,忽然而悲,虽终日兀坐车中,不发一语,其实连篇累牍,也写不了他胸中情绪,便口占一绝道:

“ 苍茫仙掌秋,摇落灞桥柳。  
锦瑟惜华年。欲语碑在口。”

吟毕,喟然长叹。

秃头正在车头打盹,忽然回头道:“ 此去长安,只有十里多路,老爷进城,何处卸车呢?”痴珠想道:“ 西安尽有故旧,但无故扰人,又何苦呢?”便说道:“ 咱们进城找店吧。”

转瞬车到东门,刚进瓮城,忽见从城内来了一车,车内坐着一人,定睛一看,原来是一故人,姓王,字漱玉,系长安王太傅长孙,与痴珠同年;这日要往城外探亲,适与痴珠同年;这日要往城外探亲,适与痴珠相值。两边急忙跳下车来,欢然道故。

漱玉因问道:“ 前月接万世兄信,知吾兄有蜀道之游,不想今日便到,如何走得这般快?但如今那里卸车呢?”痴珠未答,秃头在傍道:“ 老爷要找店哩。”漱玉道:“ 岂有此理。难道西安许多相好,都不足邀吾兄下榻么?”痴珠笑道:“ 不是这般说,小弟急欲入川,拟于此时竟不奉访,俟回陕时再与故人作十日之